

图说民国系列

PICTURE

COMMUNITY

杨红林 主编

04

民国建筑

刘丹 赵锋 著



民国建筑

刘丹 赵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建筑 / 刘丹, 赵锋著. --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5.6

(图说民国)

ISBN 978-7-5440-6348-7

I. ①民… II. ①刘… ②赵… III. ①建筑史—中国—民国 IV. ①TU-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5235号

图说民国——民国建筑

刘 丹 赵 锋 著

出 版 人 雷俊林

策 划 人 孙 轶

责任编辑 任小明

特约编辑 杜厚勤

装帧设计 后声 HOPESOUND
housheng@qq.com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邮编 030002)

印 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8

字 数 130千字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0-6348-7

定 价 38.9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 0539-2925680

前言

建筑是城市的灵魂，它不仅记载着城市的历史，更反映着城市在某个时期的文化和品味，反映那个时代特殊的审美取向。我们如今能一眼从高楼大厦中判断出哪个是清代建筑，哪个是民国建筑，哪个又是新中国成立后建造的，道理就在于此。对国家而言更是这样，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

贝聿铭先生说：“中国建筑师的当务之急，就是探索一种建筑形式，它既是我们有限的物力之所能及的，同时又是尊重自己文化的。”这种努力，从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我们看到在国门打开后的一百年间，中国和外国建筑师们在中国的种种尝试：“以中国固有形式”建造起来的传统民族建筑，如南京栖霞寺、燕京大学等；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如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折中主义建筑如北京饭店、扬子饭店等；新民族形式建筑如按“首都计划”所拟定建造的建筑群、中央体育场等；西方现代派建筑如宋子文公馆等。这些尝试有的在今天看来成为经典，有的又有点不伦不类。

其实，这条艰难的探索之路就如同整个清末民国社会：在西方文化涌入后，深感不能继续抱残守缺墨守成规，但摒弃旧的秩序文化全盘学习西方，又觉得本国历史文化值得骄傲弃之可惜。他们努力结合西方先进之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试图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为之努力奋斗不息，这种探索精神与所走过的路不管体现于社会的哪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尊重。

笔者所以提笔挑战《民国建筑》这个大题目，一是想探索这些建筑背后的故事，二是痛心于屡屡发生的“拆真古董，建假古董”的事件。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周围这些先人留下的遗产和财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的，我们何妨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目录

前言

第一篇 都市新貌

- 北京：旧貌换新颜 /004
- 上海：欲与租界试比高 /025
- 南京：建设国际一流大都市 /045
- 杭州：那年夏秋 /065

第二篇 公共建筑

- 政府：精巧的民国 /087
- 教堂：虔诚的民国 /105
- 学校：奋发的民国 /117
- 纪念性建筑：总理的民国 /135

第三篇 休闲场所

饭店：奢侈无极限 /151

公园：看不完的风景 /171

体育场：民国也有全运会 /185

名胜古迹：百姓也“进宫” /197

第四篇 私家宅第

蒋宋公馆：总统夫妇的“私密空间” /213

公馆：名人的豪宅 /229

石库门：里弄的人间百态 /245

高层公寓：大上海的美丽与哀愁 /261

第一篇

都市新貌

北京：旧貌换新颜

上海：欲与租界试比高

南京：建设国际一流大都市

杭州：那年夏秋



民国初年的古都北京，在护城河畔休憩的游人。

1840年以后，被迫打开国门的中华帝国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衰朽的王朝内里早就充满了裂痕，只等一个力量将它打破。辛亥革命后，王朝终于分崩离析，新的政权从各个方面开始改造中国，当时有句话叫“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说的就是这个时期社会习俗方面的变革。破了旧就要立新，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后来的历届民国政府，一直着手改造中国的落后面貌，尤其是城市面貌。

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在外国势力的入侵下，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这些外国占领者们或者单独占领一个城市，或者在租界中造就“国中国”。比如俄国占领大连后，将大连规划成由圆形广场作为市中心，向周围辐射九条放射形道路的城市，处处体现着当时俄国流行的古典主义规划思想，其中的建筑，自然也是俄式建筑。后来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这些规划继而中断。大连落入日本手中，日本人又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制定城市规划，跟着兴建的建筑又打上了鲜明的日本烙印。哈尔滨、长春、青岛等城市也是如此。租界就更不用说了，租界的存在使得当时的城市畸形发展——租界地区繁华热闹，华界地区却破败不堪，城市的发展极其不平衡。到今天，这些城市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当时的风貌，这些规划或者建筑残留，是这些城市发展史中的里程碑，更是耻辱柱。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其后的几十年间，政府虽然几经更迭，时局也随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历届政府都在致力于系统地规划改造城市，中国的许多城市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

展，相继走向近代化。这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北京、上海、南京等几座政治经济重镇。随着城市大规模建设的进行，新式建筑不断落成，这些建筑虽然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然而总体上看它们还是体现了当时城市规划统一的整体风格和区域功能考虑。比如建设南京的《首都计划》就明确规定，新建的建筑以采用中国固有形式为宜，并借鉴西方的建筑思想。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才诞生了以原国民政府行政院为代表的原国民政府建筑群等典型的民国建筑。所以，在我们走进一座座美丽的民国建筑探访之前，先耐心看看，这些建筑都被放在什么样的城市之中，在当时的城市规划中，它们又为何被建造成这样。

北京：旧貌换新颜

辛亥革命的硝烟似乎没给北京这座古老的都城带来太多变化，这座明清两代的皇都，还沉浸在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中。人们能感受到的变化似乎只有街上的人有的没辫子了，但有辫子的还是很多，城市仍然笼罩在旧的秩序之中，人们也没觉得生活进步了。直到1914年6月，在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倡议下，袁世凯同意成立“京都市政公所”，朱启钤出任市政督办，开始着手“整治”北京城，这座古都才开始焕发新的光彩。

1906年，京奉铁路、京汉铁路通车，这两条铁路在北京的起点即为北京正阳门西侧和东侧的车站，正阳门地区一跃成为北京城内外交通的主要门户。正阳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城的内城正门，坐落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正阳门与其南面的箭楼以环形月墙相

连，合围成瓮城。这座城门专供皇帝通行，平民百姓出入正阳门只能从瓮城上开的两个门洞绕行。正阳门车站启用之后，交通方便带动了周边商业的繁荣，正阳门地区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据记载，瓮城月墙外“东西为荷包巷，其始东曰帽巷，西曰荷包巷，后统名荷包巷，本系临时市集，商民于此支棚架屋，日久遂成为商场。行人辐辏，毂击肩摩”。久而久之，封闭的城墙带来向外推挤的狭小空间，不敷使用。1914年6月23日，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其中提出要拆改正阳门瓮城的月墙，改筑马路，在正阳门左右各开一门方便出入，并在门下修筑暗沟，以便排水，疏浚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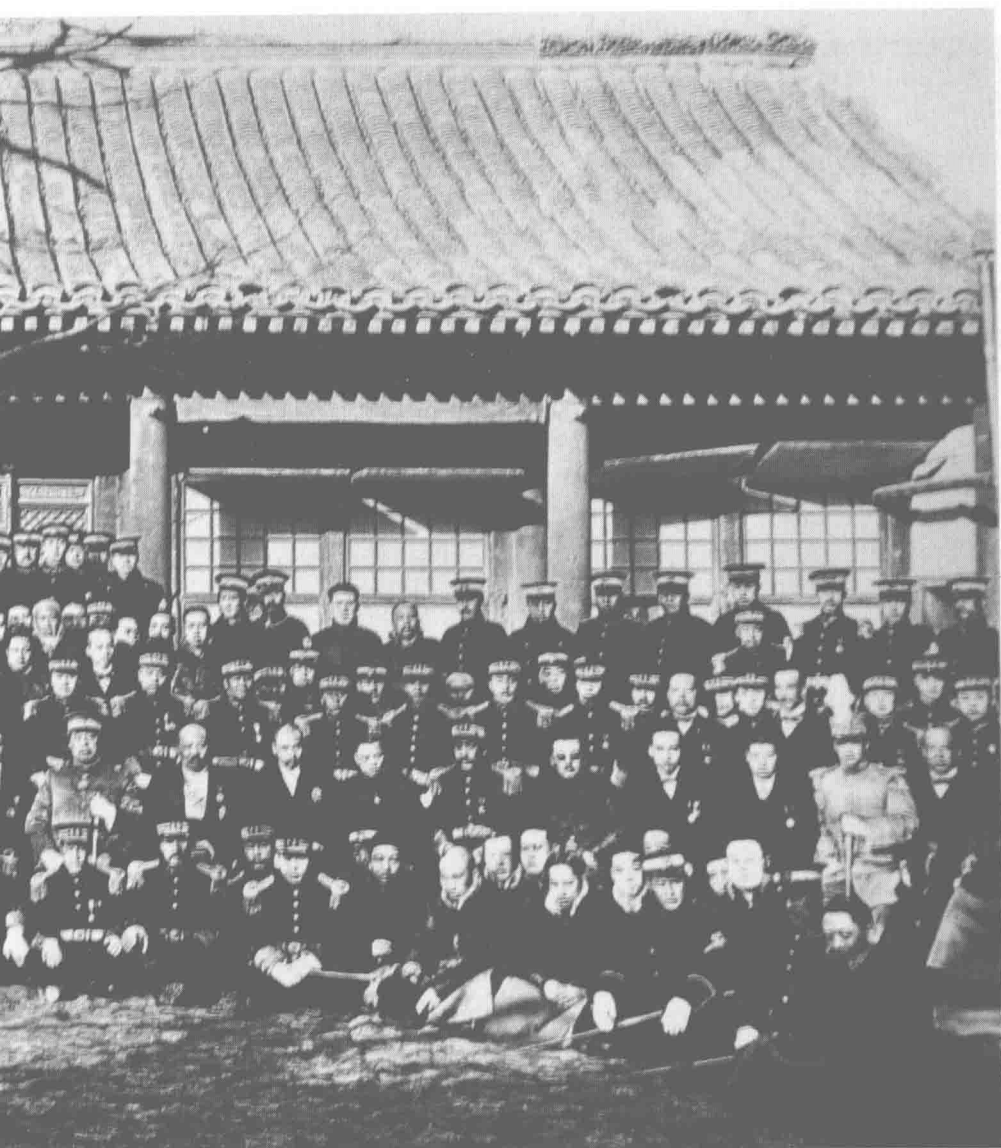


民国初年北京的一条商业街，两边店铺招牌清晰可见，当时的人们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已经剪掉了辫子，有的还保留着。



北洋政府内务部人员合影。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程德全为内务总长但并未到任。其后历届内阁内务总长由赵秉钧、王治馨、朱启钤、王揖唐、许世英、范源濂、汤化龙、钱能训等人担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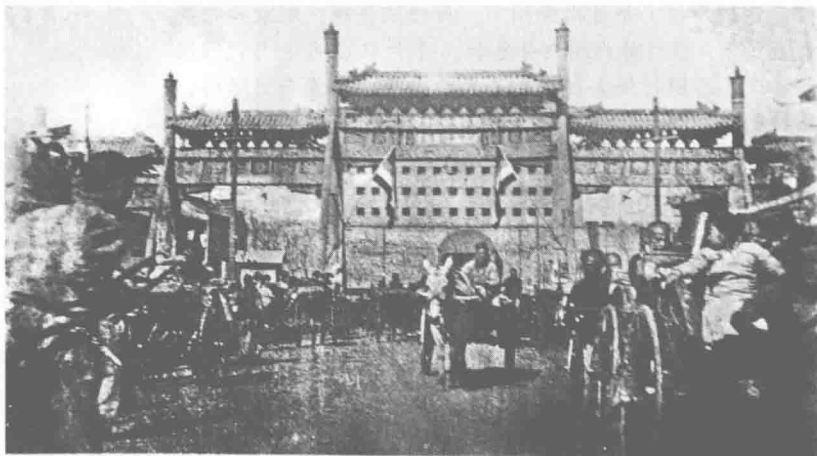
清末大清门。

明代称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辛亥革命后改名为中华门。位于正阳门与天安门之间，曾是明清两朝的国门象征，平日不得开启，只有皇帝逢冬至到天坛祭天、夏至到地坛祭地、孟春到先农坛亲耕祈谷等大典之日方从此门出入。皇后只有在大婚之日，方有资格从此门进入皇宫。辛亥革命一周年时，曾取下“大清门”牌匾，拟在其背面刻“中华门”三字，谁知背面已刻有“大明门”三字，民国政府遂重新制作牌匾，由京兆尹王冶秋书写“中华门”匾额。1954年中华门被拆除。1977年所建毛主席纪念堂即位于此处。

朱启铃一生任职颇多，在每个职务之上，都颇有建树，这归功于他思路开阔，懂得抓住要点。大家都知道政府刚成立，最缺的就是钱，让政府拨款一般都是难以成功的事儿。即便如孙中山的好战友、蒋介石的“革命导师”、为革命捐出无数家产的张静江，想要办宣传实业、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西湖博览会”，在申请拨款的时候也载了个大跟头，最后只得由地方政府自行筹款。朱启铃深知此点，他的“改造”项目基本都有一套自己的筹款方法，改造社稷坛为中央公园的时候，他就曾发起社会募捐，最终成功筹款。

这次改造正阳门，朱启铃拉上了京奉、京汉铁路来出钱，理由是：“交通部查前门东西车站，在两路为全线之首站，在中央系全国之观瞻，现今各路联运往来频

繁，与世界交通尤有关系，所有车站设备及附属车站之建筑物，亟应进求完备，未可因仍旧观。此次工程改良以后，平治道路，便利交通，点缀风景，展拓余地，凡所设施莫不直接与该两站有关，且获相当之利益，前项经费，拟飭由京奉、京汉两路，各拨银圆二十万元列入预算，仍视工程之需分期支拨，撙节动用。”也就是说，因为整治正阳门后，前门车站的人流客流会增多，你们是最大的获利方，所以你们要把赚的钱拿一部分出来当经费。这件事放在今天很有可能就办不成，不过朱启钤是袁世凯的老下属，袁世凯帝制的全力拥护者，而且在任内务总长之前，又办过京浦铁路，又当过交通总长，可能面子实在太太，京汉、京奉铁路还是老实



改造后的正阳门。正阳门箭楼、城楼、瓮城、正阳桥和五牌楼作为一组有机的建筑整体，有“四门三桥五牌楼”之称。图中所见牌楼即五牌楼，因其是一座五间六柱冲天式牌楼，故此得名。五牌楼位于正阳桥南端，上书“正阳桥”字样。1900年庚子之变中，义和团火烧正阳门大街上专卖洋药的“老德记”店铺，大火曾蔓延到正阳门下的五牌楼。五牌楼于20世纪50年代被拆除，现存牌楼为2008年复建。



朱启铃（前排居中者）与友人合影。

朱启铃（1872—1964），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今贵州开阳）。历任陆征祥、赵秉钧内阁交通总长，熊希龄内阁内务总长，并于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后因担任袁世凯登基大典筹备处处长而遭通缉，获赦免后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退出政界，兴办实业。并于1930年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任社长，招揽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刘致平、罗哲文、王世襄等人加入，为中国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事业做出极大的贡献。

掏了腰包。钱有了着落，袁世凯自然大笔一挥，给予放行，项目很快就批下来了。这个工程由德国人克罗格（Curt Rothkegel）具体负责设计施工。

1915年6月16日，正阳门改造工程正式动工。朱启铃冒雨来到施工现场主持开工典礼，用袁世凯大总统名义颁发的特制银镐，创下了第一块城砖。这只银镐重30余两，用银箍嵌在红木手柄上，鐫有“内务总长朱启铃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爰于1915年6月16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伸交通永便”字样，可谓是“尚